

06 应聘进了宋翊所在的公司

感人的浪漫虐心的纠结



最美的时光

“你是认真的？”

我用力点头，大姐的表情有些怅惘，然后很温和地说：“苏蔓，为什么非要去MG？应该还有其他方法。”

我悲伤地摇头：“我已经暗恋他很久了，如果不走到他面前，他永远不会看到我，还有比同事更近的接触方式吗？”

现代社会，人们真正朝夕相处的对象是同事，而不是父母朋友，所以办公室恋情才大行其道。

大姐盯了我一会儿，面无表情地低下了头，很冷淡地说：“好，我同

意你走，但我不会给你写推荐信，你也不要指望我会为你说话，你的位置很快就会有人代替。”

一手培养出的人说离职就离职，大姐此时没说封杀我，已经很开恩了，我低声说“谢谢”，然后退出了她的办公室。

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我凝视着桌子上的盆花，不禁有些伤感。去年刚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时，我兴奋得买了无数小东西装饰它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重回格子间。

我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给“麻辣烫”打电话：“我辞职了。”

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笑嘻嘻地说：“那好吧！以后咱俩吃饭，你可以要求我埋单了。不过先说好，不许点鱼翅、燕窝、鲍鱼，否则我把你当鲍鱼炖了！”

自从我准备去MG后，“麻辣烫”就对我进行敲诈勒索，两人吃饭消遣，她总有理由不付钱。

“你早点儿偷溜，来帮我拿东西！”

晚上，“麻辣烫”带着我去吃麻辣小龙虾，两个人被辣得猛灌冰啤酒。半醉时，我开始诉苦，告诉她我想去MG，可是我不敢在简历上写W公司，因为如果人力资源部的人打电话去调查，会发现我不是普通职员，大姐会拒绝配合对方，我会被MG拒绝的。

“麻辣烫”毫无同情心地嘲笑我，这就是毕业后没换过工作的下场，说我已经失去了在丛林世界生存的技巧和能力。

“可是我想去MG……”我像祥林嫂一样絮叨着，“麻辣烫”想拿小龙虾噎死我，可是小龙虾都被塞进嘴里了，所以她只能承诺一定会帮我搞一份简历，让我能去MG。

第二天，我给那个给我付餐费的男子打电话，想约个地点还钱，对方的手机却一直不在服务区。之后我又联系了很多次，仍然没办法联系上他，还钱的事情只能先放一放。

我给MG发了简历，毕竟在金融圈子里混了5年多，虽然两家公司的性质不同，可对对方需要什么样的人，我能根据招聘启事猜个八九不离十。我准备了一份完美的简历，顺利地获得了面试机会。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职位，仍需过五关斩六将，竞争之激烈令人吃惊。半个月后，我才得到想要的职位。

第一天去MG上班时，我在头一天晚上几乎通宵失眠的情况下，早晨6点就起床了。洗澡、弄头发、挑衣服，在镜子前一照再照，唯恐哪个细节出差错。等进了办公室，我才想起嘲笑自己，这么大一个公司，我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，想见他就能见到吗？

果然，一周过去了，我试着在不同时间下班，可还是没有撞见他。如果不是同事们的窃窃私语中还有他的存在，我都怀疑自己和他在一个公司。看来只是在一个公司还不行，还得想办法在同一个部门。我一面在MG度日如年，一面安慰自己，不急、不急，冬天过后就是春天。都在一个公司了，在一个部门的时间还会远吗？

近距离接触无望，我就上下求索，通过人肉搜索，终于找到了他出国后用的一个MSN账号，立即加上，几乎昼夜刷屏，他的头像却永远是灰色的，我开始怀疑这个账号是否还能用。

空闲的时候，我假想了无数种我们相遇的方式：比如某天的午饭时间，餐厅很挤，只有我身旁有空位，他和我坐在一起，我们至少能进行半个小时的交谈。交谈中，他发现我是个很有内涵的人，他终于留意我了，那是多幸福的相遇啊！

或者某天某个下班时间，下着大雨，他若带伞了，我就没带伞；他若没带伞，我就带伞了，总而言之，我要和他共用一把伞。下雨天等计程车总是很困难的，所以我们就在雨中共打一把小伞聊天，多浪漫的相遇啊！

（摘自《最美的时光》桐华 著）

01 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

好爸爸造就好女儿



“父亲教育”“快乐教育”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，中国“好爸爸家庭计划”公益项目形象代言人东子，从事心理咨询和教育研究20年来，出版过《好爸爸胜过好老师》《快乐教育18法》《为自己喝彩》《心灵后花园》等著作。此书是《好爸爸胜过好老师》的姊妹篇。

作者用自己独创的快乐教育理念，使女儿范美国边玩边学，3年半读完小学，两年半读完初中，15岁考入重点大学，刚满16岁已出版4部畅销书，且玩出了一个“品行好、能力强、分数高”的阳光少女。
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出生在东北松花江畔一个农家。

在我降生之前，父母已经有5个儿子。母亲做梦都盼着生个女孩，用她的话说：“女孩不像野小子那样不听父母管教。”让她失望的是，我不仅不是她期盼的女孩，而且比普通男孩子更不服管教。3年后弟弟的降生，更为家里凑齐了“七条龙”，母亲的“女儿梦”算彻底破灭了。

要谈我的成长，先要说说我的父母。

父母都是生活在乡下的普通农民，但他们身上有很多普通农民不具备的东西。

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读过两年私塾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中国农村，属于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。他悟性也好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生产队会计，后来还被调到公社农场当会计，一干就是30多年。

父亲在屯子里的威望很高。这一方面缘于父亲的工作，在村民看来，父亲掌握着那么大的一个农场的财政大权，是了不得的人物，加上父亲多年来兢兢业业地工作，时常受到表彰，深受领导的器重和大家尊重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父亲耿直的性格，熟识他的

人都说他“嘴黑心不黑”，虽然说话直，不留情面，可谁家有什么事，他都愿意帮。

说到母亲，她也有很多让我骄傲的地方。母亲出生于富商之家，她的外公不惜重金供子女读书，有的送至京城读大学。在那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时代，外婆也读了6年书，可见这个家庭对知识的重视。可惜后来家道中落，到母亲这一代，外婆家已是普通人家，所以母亲竟一天学也没上过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。

没有文化的母亲在屯子里以善良和美貌闻名。说起母亲的善良，有好多细节让我终生难忘。比如，在那艰苦的年代，每当有人上门乞讨，母亲总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米饭端给他们吃；母亲善待生命，逢年过节要杀鸡宰鸭时，她总是念叨几句“阿弥陀佛”……

客观地说，父亲把他的耿直性格遗传给了我，母亲则把她的善良移植给了我，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告诉我如何做人，但父母对我进行的家庭教育，应该说不科学的。他们秉承“棍棒出孝子”的教育理念，唯一的教育手段就是“打”。

当然，在那个年代，人们长期受父道尊严思想的影响，总认为父

母说的都是对的，孩子要无条件地听从父母的管教，因此棍棒教育便被家长们奉为法宝。所以，笼统地说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孩子，很多都有被父母打过的经历。在家长看来，孩子不打不成材。对于孩子来说，被父母打骂，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尽管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带给我太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，但我从不记恨父母。因为我知道，他们是爱我的，只是不懂得用温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。

成年后，尤其从事心理咨询和教育研究工作后，我时常这样想：如果我不叛逆，会挨这么多打吗？不会。如果我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会有这样的肌肤之痛吗？也不会。可正是这种叛逆性格和棍棒教育方式，迫使我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路。

有人要说，从这个角度讲，你接受的家庭教育岂不是成功的吗？不，我仍然要说，父母的教育是不科学的，换成性格平和、懦弱、顺从的孩子，也许所有的天分都被扼杀在这种打骂中了。我不幸因叛逆而遭更多打骂，也庆幸因叛逆而没有流于平庸。

（摘自《做父亲的幸福——好爸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》东子 著）